

有的方言女字白讀有方言字“女”。[ni ny nie/ε]加“兒尾”[-n]分別成爲[nin nyn nie/en]。有的方言這些[-n]尾字有專用的方言字“姘”和“姘”。(這一段只記聲韻不記調,聲母姑且不分[n ŋ],都寫作[n]。)

萍鄉方言志的作者魏鋼強熟悉江西方言,二月下旬在汕頭,我從南昌“女”[nyɿ]字帶“兒尾”變成[nynɿ]出發,向他請教“女”字帶“兒尾”[-n](即“女兒”的合音)在江西分布的範圍。三月二十七日,他來信告知:“作女兒講的女字帶[-n]尾,這在江西省東北部的贛方言中是普遍現象,都昌、鄱(今作波)陽、餘干、萬年、貴溪、弋陽、橫峰、鉛山全都如此。例如萬年女個女的女讀[niɿ]上聲;女兒的女讀[ninɿ],加[-n]尾同時聲調變陽平。” [本文未完]

《考本字甘苦》補

李 榮

因作者疏忽,本刊一九九七年第一期《考本字甘苦》有兩處須要補充。

一 第五面倒數第三行之後加十五行,這是發排時遺漏的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,得來全不費工夫。可惜新語料出現的時候,丁先生已經卧床不起了。

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,王蒙《小說家言》一文中兩次用“膩歪”,一次用“膩味”,可見作者筆下“膩歪”就是“膩味”。王蒙作文寫字,當然無意爲字典編者作證。這種語料的可貴就在於此。以下摘引元文三段:

西方的模式的精髓似乎是活得膩歪得慌,而我們大多數感受到的還是活得艱難。

脫離開中國現實的土地,脫離開現實的生活,把西方的文學模式奉爲圭臬,急急忙忙地去表現活得如何膩味,只能引起還活得相當艱難的人的反感。學得再像,其價值也是可疑的。

所以,我主張,搞文學的人一定要努力地生活在非文學的生活環境裏,如果周圍都是文學的話,有時是一種危險,如果只能從文學到文學,那麼文學就要枯萎,就要真地“膩歪”起來了。這不但影響文學,也影響自己的身心健康。(原載《中國文化報》,本報[人民日報海外版]摘發時經作者修改。)

這裡再舉一條北京日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陳世偉《取消“緊箍咒”》一文中用“膩歪”的例子:

孩子是努力學習的,成績中等偏上。處於“臨界綫”上的學生最膩歪家長的嘮叨。

二 第六面第肆章末了加七行,這是付印後追加的。

太原 沈明 1994 太原方言詞典 12 膩味 ni¹ vai¹ 膩煩。因次數過多而感覺厭煩:再金貴的飯,老吃也膩味嘞 | 111 味 vei¹

“味”vei¹在“膩味”裏借用作 vai¹。太原方言詞典引論 6 去聲疊字後字變[ɿ] 53,跟上聲同調。例如“舅舅”[tɕiəu¹ tɕiəu¹ɿ],“罐罐”[kuǎ¹ kuǎ¹ɿ]。承詞典作者沈明告知:兩去聲相連,不是疊字,後字也有變[ɿ]53調的。例如“利害”[li¹ xai¹ɿ],“漂亮”[p'iau¹ li¹ɿ]。依此推論,太原的“膩味”[ni¹ vai¹ɿ]當作“膩憎”[ni¹ vai¹ɿ]。

《考本字甘苦》發排之前未檢太原方言詞典,失之眉睫之前,讀者諒之。

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校畢 李 榮在北京